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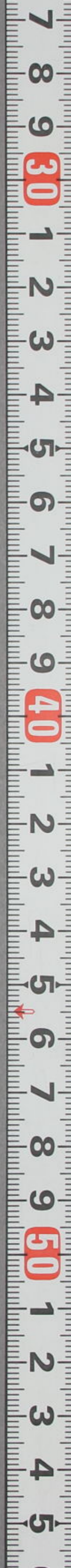


册府元龜

卷之三百八
至九十



13
849
128



明 1 3
849
128



卅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儒學 有禮

儒學

周官太宰九兩之法其四曰儒以道得民蓋六藝之
文七德之要盡在是矣繇三代而下善為將者又豈
勝道哉乃有博通經術涉獵史傳雖在軍旅不廢狙

豆將臨戰陣未忘講誦緩帶以談論下帷而著述亦有起於諸生嘗歷科舉為世文宗後執兵柄至乃屬辭削牘賦詩應詔書檄翩翩之美文雅彬彬之譽皆所以揚閩外之風烈昭義府之不訓者已

晉獻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襄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禮義利之本也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將中軍

漢陳湯少好書博達善屬文以薦為郎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累遷射聲校尉

馮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三十餘年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累遷左將軍光祿勳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

後漢耿況王莽時以明經為朔調連率莽改上谷郡曰朔調守曰

連率光武徇河北加況大將軍

況子弇少習父業學詩禮亦為大將軍
弇弟子秉博通書記歷征西度遼將軍

景丹少學長安王莽時學四科丹以言語為固德侯相有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屬令也光武徇河北拜

丹偏將軍累遷驃騎大將軍

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光武徇河北號禹曰鄧將軍累遷前將軍右將軍

馮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光武徇河北以爲偏將軍進止皆有表識進退有常處也累遷征虜將軍

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後從光武立功累遷執金吾建武十三年復知帝欲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朱祐爲人質直尚儒學初學長安光武侯之祐不時

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爲大將軍

祭遵爲征虜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賈宗爲長水校尉宗兼通儒術每讌見嘗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

馬援嘗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後爲虎賁中郎將援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

竇固好覽書傳喜兵法累遷奉車都尉出王門擊西

域

鮑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後拜僕射行將軍事將
兵集河東永好文德雖行將軍嘗衣皂襜褕路稱鮑
尚書兵馬

班超持公羊春秋多窺覽後為西域都護

皇甫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歷
渡遼將軍護羌校尉所著賦銘碑贊禱文弔疏章表
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張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後為使
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同反叛燒度遠

將軍門引並奴屯赤阮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
去奐安坐帳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
烏桓陰與和通遂使休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
降奐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又著銘頌書教誠述
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

公孫項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後為
奮武將軍遼東太守

郭涼雖為武將然通書經多智畧尤曉邊事
魏鮑信漢末以兵應太祖表信行破虜將軍雖遭亂
起兵家本脩儒

夏侯惇年十四就師學後爲大將軍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

李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

鍾會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者易精練名理以夜續晝後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統十萬餘衆伐蜀

蜀諸葛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亮言教書奏多可觀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

關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後爲前將軍假節鉞

張翼治律春秋游學京師後爲前領軍督建威假節征西將軍

吳張昭少好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後爲輔吳將軍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註大帝問衛尉嚴峻寧念小時所闇書不峻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

魯肅爲偏將軍轉橫江將軍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慮弘遠有過人之明

士燮爲衛將軍領交趾太守耽玩春秋爲之注解陳

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蜀以如之官事小閑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陸凱爲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

孫瑜爲奮威將領丹陽太守齊陰人馬普篤學好古

古瑜厚禮之使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

孫奭爲楊威將軍領江夏太守奭亦受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

陸續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蹙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

陸景爲偏將軍中夏督燥身好學著數千篇

晉王沈好書善屬文魏末爲征虜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晉受禪遷驃騎將軍錄尚書事

羊祐爲征南大將軍博學能屬文所著文章及爲老子傳並行於世

杜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嘗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後拜鎮南大將軍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在大事輒居將帥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左氏春秋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成一家之學

周處勵志好學有文思後爲新平太守累遷御史中丞氏人齊萬年涉乃使處隸夏侯駿西征萬年聞之

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

劉琨初爲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後爲都督并冀幽二州諸軍事

祖逖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其後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西

邵續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後爲平北將軍假節

陶侃爲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遠近書疏莫不手

答詞翰如流未嘗壅滯

鄒鑿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不
應州命後爲安西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假節
鎮合肥

劉毅爲衛將軍往征盧循敗歸後宋高祖與安帝大
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
流毅自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

宋謝晦爲高祖太尉參軍晦涉獵文義朗瞻多通高
祖深嘉愛賞後爲都督荆湖雍益寧南北秦七州諸
軍事領南蠻較尉荊州刺史

劉湛爲高祖相國參軍博諳前世舊典後爲右衛將
軍出督廣交二州諸軍事

朱齡石爲高祖鎮軍參軍時太尉主簿劉穆之嘗於
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
得八十函高祖北伐遷左將軍持節督關中諸軍事
南齊柳世隆授後將軍尚書左僕射不拜世隆性愛
涉獵啓太祖借秘閣書帝給三千卷

梁楊公引爲左將軍歷中護軍性好學雖居軍旅手
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

羊侃爲北伐大將軍司馬高祖制武宴詩四十韻以

示偏偏即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

韋叡爲護軍將軍其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稜使說書其所發摘稜猶弗之逮

柳愜爲安南將軍著仁政博及諸詩賦粗有辭義

曹景宗爲右衛將軍破魏軍振旅凱入帝於華光宴飲連旬令左右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詩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仁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

悲歸來笳鼓競借問大將軍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

張欣泰將家子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仕齊爲直閣將軍後爲步兵較尉

後魏賀狄于世爲將孝文時遣狄于結婚於姚萇後狄于還在長安幽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

刁雍爲征南大將軍性寬柔好尚文典手不釋書明敏多智凡所爲詩賦頌論并詩雜文百有餘篇

酈輝爲征虜將軍所作文章頗行於世撰慕容氏書

不成

劉藻爲征虜將軍涉獵群籍美談笑善與人交

崔孝芬爲車騎大將軍博文口辨善談論所有文筆數十篇

李元護初仕南齊龍驤將軍雖以將用自達然府頗覽文史習於簡牘

賀拔勝爲驃騎大將軍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餘卷

後周陸逞起家羽林監文帝內親信時輩皆以驍勇

自達唯逞獨兼文雅帝由此加禮遇焉

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徐州總管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

高琳爲驃騎大將軍時文州氏酋反詔琳率兵討平之師還高祖宴羣公卿士仍命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寶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獯獫陸梁末時欵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

隋賀若弼爲吳郡總管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

弼遣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
無我二人名

崔彭爲車騎驃騎將軍高祖嘗曰卿弓馬固已絕人
頗知學否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沐之暇不
敢廢也帝曰試爲我言之彭說君臣戒慎之義帝稱
善觀者以爲知言

周羅暉初仕陳爲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參宴席
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
尚書孔範對曰周羅暉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
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

唐張士貴貞觀中爲右屯衛大將軍從幸岐陽教習
將至武功太宗載誕之所也是日賜宴士貴詩甚有
理致是後頗屬和士貴音詞質樸言論不文多疑其
假手

李君羨貞觀中爲左武侯中郎將每於北門長上在
仗讀書不暫休止深蒙賞勞累遷蘭州都督左監門
將軍

劉仁軌好學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畫地繇是博
涉文史顯慶中爲簡較帶萬州刺史統衆便道發新
羅兵救劉仁愿於百濟府城仁愿旣至京高祖謂曰

卿在海東前後奏請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武將
何得然也對曰劉仁軌之詞非臣所及也帝深歎賞
之因超加仁軌六階正授帶萬州刺史
婁師德頗有學術弱冠進士擢第累補監察御史上
元初吐蕃犯塞有詔募猛士以大夫師德抗志應募
高祖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立戰功
裴行儉補弘文生舉明經儀鳳中爲秦州領撫右軍
總管擒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遮旬而還高祖曰
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即日拜禮部尚書兼檢
較右衛大將軍

唐休璟少以明經擢第有文武才幹久視元年爲隴
右諸軍州大使大破吐蕃大將趨莽支於梁州洪源
谷入拜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長安中西突厥烏質
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指安西道表奏相繼則天令
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須草奏便遣施行後十餘
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
郭元振舉進士累遷隴右諸州軍大使安西大都護
朔方大總管有文集二十卷
張說應詔舉開元七年權簡較并州都督府長史克
天兵軍使兼脩國史仍齎史本隨軍脩撰後爲朔方

軍節度使

哥舒翰年四十慨然仗劍之河西事節度王倓後王忠嗣爲河西節度使以翰爲衙前將翰好讀左氏春秋及漢書踈財重氣士多歸之

高遐寓少讀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後爲左武衛大將軍邠寧節度使

梁劉鄩幼有大志好兵畧涉獵史傳唐中和中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少較

羅紹威爲天雄軍節度使伏膺儒術明達吏理好招延文士聚書萬卷開學館置書樓每歌酒宴會與賓

佐賦詩頗有情致江東人羅隱者佐錢鏐軍幕有詩於天下紹威遣使賂遺敘南卷之敬隱乃聚其所爲詩投寄之紹威酷嗜其作因目已之所爲曰偷江東集至今鄴中人士諷詠之紹威常有公讌詩曰簾前淡泊雲頭日座上蕭騷雨脚風雖深於詩者亦所嘆伏

烏振爲河北道副招討畧涉書史尤嗜左氏傳好爲詩善筆札凡郵亭佛寺多有留題之跡

晉史翰爲義成軍節度使好春秋左氏傳每視政之暇延學者講說躬自執卷授焉時發難問窮於隱奧

流輩或戲為史三傳

張希宗為靈武節度使初自虜南歸過故鄉謁中朝
執政及臨郡與屬邑令多為章句雖非工甚關理道
有古人之趣性嗜書蒞事之餘手不釋卷

錢元瓘為兩浙節度使幼聰敏少親吏事有詩千篇
編尤者三百篇命曰錦樓集

有禮

傳曰禮信戰之器也又曰治軍非禮威嚴不行是知
軍旅有禮則武功克成然後敦陣有果毅之容御衆
有長幼之序知其可用能以德攻者也歷代而下賢

帥繼出同有深達義府之訓能率禮經之法講求善
志著於行事乃至不敢自擅以誅偏裨先問儀適然
後會見甫清亂畧致恭宗祐或靡敦代主將之任或
使之知朝廷之尊不伐隣喪罔踰服紀言還故郡克
申禮意接下遵乎素範治戒宣乎懿望斯皆敦閱之
攸及信讓之可稱者歟故秦師過周王孫知其必敗
狂狡違命君子謂之宜禽蓋禮之不可不慎也已

韓厥晉大夫為司馬魯成公一年六月晉伐齊齊逢

丑父為齊侯右丑父不能推車而反為韓厥所為厥執繫

馬前繫馬絆也繫之永脩臣僕之職再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

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

本但為二國救請不欲乃過入君地謙辭

屬適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辱戎士

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

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

敢告不敏攝官承乏

言欲以已不敏攝承空乏

從君但還

郤至晉大夫佐新軍魯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

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

子必下免胄而趨風

疾如風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

問遺也

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

韎赤色跗注戎

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

識見不穀而趨無反傷乎

恐其傷

郤至見

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

靈間蒙甲胄

間猶近也

不敢拜命

介者不拜

敢告不寧君命之

辱

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

為事之故敢肅使者

以軍事不得拜故肅使者肅手

至地若今禮

三肅使者而退

晉韓厥從鄭伯

從逐也

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

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乃止

二年鞏戰

韓厥以辱齊侯

郤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謙輅之餘從之

乘而俘以下

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

郤至曰傷國君有

刑亦止

士甸晉大夫帥師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子展鄭大夫魯襄公二十五年六月子展伐陳霄突城陳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官與子產親御諸門陳

侯使司馬桓子貽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王示服

也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自囚係子展執

繫而見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

美人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

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眾官脩其所職以

安定之乃還也

漢衛青武帝時為大將軍出征匈奴右將軍蘇建盡

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閹長史

安議郎周霸等正軍正也閹名也六軍都官長史一人也建當云何謂處斷其

罪法何至也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

斬以明將軍之威閹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

之禽也言眾寡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士卒喪盡也一說若建恥敗而不自歸則亦被匈奴禽

之而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

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

曰青幸得以肺腑肺腑謂親戚也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

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

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

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風讀日諷軍吏皆

曰善遂囚建行在所

後漢鄧禹為大司徒光武遣禹引兵西入關以乘更始乘赤眉之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率諸將齋戒擇吉日脩禮謁祠高廟收十二帝神主遣使奉諸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蓋延為虎牙將軍南伐劉永與其將蘇茂戰於沛西大破之遂定沛楚臨淮脩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齋戒祠高祖廟

東觀記云延因齋戒祠高祖廟

竇融為涼州牧時光武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

羌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將軍會

高平第一

高平原州縣高平有第一城

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商

猶言儀注

是時軍旅之世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

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

吳凌統吳郡餘杭人為偏將軍過本縣步入寺門見

長史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甚隆

晉劉弘為南蠻簡較荊州刺史時總章太樂伶人避

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

樂隳命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為天

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嘗為之歎息今

主上蒙塵吾未能展効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置桓溫爲征討大都督師次伊水大敗姚襄襄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詢先帝諸陵皆繕復之兼置陵令

劉毅初爲青州刺史桓弘中兵參軍丁憂在家及義旗初興遂墨經從事桓弘平以毅爲撫軍將軍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以終喪禮曰弘道爲國者理盡於仁孝訴窮歸天者莫甚於喪親但臣凡庸本無感槩不能隕越故其宜爾往年國難滔天故志端愚忠

覲然苟存去春鑿駕迴輒而狂狡未滅雖姦凶時梟餘燼竄伏威懷寡方文武勞弊微情未申顧影悲憤今皇威遐肅海內清蕩臣窮毒艱穢亦已具於聖聽兼羸患滋甚衆疾互動如今寢頓無復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語其事也亦可以沒乞賜餘骸終其丘墳庶幾忠孝之道獲宥於聖世不許

張梁興世爲雍州刺史左衛將軍興世父仲子繇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翁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

角非田舍所吹

北齊王琳初仕後梁爲廣州刺史梁元帝爲魏圍逼乃徵琳赴授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以立梁王譽乃爲梁元帝舉哀三軍縞素

高季武東魏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正時文襄先爲此任啓以廻授爲都督

隋周羅暉初爲陳散騎嘗侍隋師南伐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隋師遇丹陽陷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遣陳主手書命之羅暉爲諸將泣三日然後降其年秋拜儀同三司鼓吹羽儀送之於宅後陳主

卒羅暉請一臨哭帝許之縗經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

高顯爲左領軍大將軍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顯領節度諸軍會陳宣帝薨顯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

唐侯君集討高昌師至柳谷候騎言趨文泰死尅日將葬國人咸集以輕騎襲之可有大利亞將姜行本等咸以爲然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怠慢使吾恭行天誅乃於墟墓之間以襲其葬非問罪之師也

李芄爲河陽節度與馬燧等圍田悅於魏州悅將符

璘以精騎五百夜降芄開營以納之明日歸璘於招討使

李晟為中書令西平郡王妻卒詔以晟子愿依前為太子賓客前衛尉少卿音付為韶王傅居喪既大祥而除官晟以二子未禫訪於諸相趙退翁陸贄謂曰故事有大祥服闋授官者終禫而後朝請晟奏行之李自良為河東軍都將從節度使馬燧入朝燧罷兵權德宗欲以自良代燧自良懇辭事燧久不欲代為軍帥物議多之

李愬為唐鄧節度使初平蔡州裴度先遣宣慰副使馬總入蔡州安諭軍衆明日度建章義軍節擁降卒萬餘人次入焉愬具纍犍候度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淮西阻命五十年一方之人不識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愬迎謁衆皆聳觀王鐸拜兵部尚書充淮南節度副大使時節度使杜佑屢請代鐸始見佑以趨拜悅佑退坐司馬廳事數日詔追佑以鐸代之曹華為義成節度使華雖出自戎行而動必申禮尤重士大夫未常以富貴驕人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

綽具戎容於鄆舍候之軍吏白以漢上地高於鄆禮
太選公綽曰奇章纔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是尊朝廷
也竟以戎容見

梁謝彥章官至許州節度使將畧之外好優禮儒士
與晉人對軍於河上嘗褰衣博帶動皆由禮或臨敵
御衆則肅然有上將之威

劉鄩初爲青州王師範行軍司馬昭宗幸鳳翔太祖
率西鎮之師奉迎於岐下師範乘虛襲取太祖管内
州郡令鄩以偏師陷兗州太祖命大將葛從周攻之
師範兵力漸窘從周以禍福諭鄩俾之單面鄩報曰

侯青州本使歸降即以城池還納師範告降從周即
出城聽命鄩既降從周具行裝服馬請鄩歸大梁鄩
曰未受梁王捨釋之旨乘肥衣裘非敢聞命即素服
跨驢而發及將謁見太祖令賜官帶鄩曰累因負罪
請就繫而入太祖不許及見慰撫移時且飲之酒鄩
以量小告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耶鄩授元從都押
牙

後唐馬全節始爲鄆都留守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
白襪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邁邁逡巡避之不敢當禮
全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敬勿讓之也州里咸以爲

榮

晉史翰為義成軍節度使性剛毅有沉謀御軍嚴整而推恩信於士伍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稱名周英為成德軍節度使性沉厚謙恭有禮雖在金之際接對賓客亦未嘗造次將帥之中如者鮮矣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三百八十九

請行

傳曰軍旅不辭難蓋食焉無避賢者之節乘時奮庸壯夫猶尚天漢以來義勇之士或內司戎政或外為邦翰值戎夷之不諛因姦宄之肆慝朝議致討是先擇帥及其詢衆挺然請行精忠感發稜威抗邁鷹揚

虎怒霆擊焱厲賈興師之勇增啓行之氣固足以襲
不軌而摧猛敵激雄圖而揚茂烈扶義以往何征不
克斯良將之英槩人臣之令範者歟

漢樊噲為上將軍孝惠時單于嘗為書嫚呂太后太
后怒召諸將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
李廣為郎中令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大擊匈奴廣
數自請行帝以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
韓千秋邾人武帝時為齊北相會南粵王及王太后
附漢獨其相呂嘉為亂帝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
以好往數人足矣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為也辭不可

天子罷兵千秋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嘉為
害大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
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

楊僕為樓船將軍元鼎五年擊南粵閩粵持兩端及
漢破番禺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帝以士卒勞倦

不許罷兵令諸較留屯豫章梅領待命

聽詔命也

李陵為騎都尉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出酒泉擊賢
王於天右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

未央宮有武帝殿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

奇材劔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

出南以分單于兵母令專經貳師軍帝曰將惡相屬
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猶言不事臣須騎也

願以少擊衆步卒五千人涉單于庭帝壯而許之

趙充國爲後將軍神爵元年先零諸羌背叛充國年

七十餘帝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

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帝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

如當用幾人度計也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

踰遙也三輔言也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圖其地形并攻計方畧俱奏上也

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

臣勿以爲憂帝曰諾

後漢賈復爲執金吾建武二年更始郾王尹尊及諸

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

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彊宛爲次誰當擊之

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

憂

張宗爲偏將軍從鄧禹西征禹軍到郾邑赤眉大衆

且至禹以郾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

畏賊追憚爲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

亂着笥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

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

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

陳俊為琅琊太守行大將軍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陳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

耿弇為建威大將軍從幸舂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

馬援為虎賁中郎將建武二十年擊交趾徵側還謂

平陵人孟冀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歿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手中耶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矍鑠東觀記作矍眇是翁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康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

班超爲軍司馬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巨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復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効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韓諸戎況臣奉大漢之感而無鈇刀一割之用乎前議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入之所入

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難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間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効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燉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量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

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日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薦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於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耿秉爲執金吾章和二年北虜大亂南單于上言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因聖威神一舉平定太后以示秉秉上言昔武帝殫極天下欲以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

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威脅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受北虜分爭以夷而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効用太后從之

竇憲爲侍中和帝初都鄉侯馮來弔國憂憲遣刺客殺暢事發覺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綠邊十二都騎士及羌胡兵出塞馬融爲武都太守時西羌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

按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
劾曰今雜種諸羗轉相鈇盜宜及其未亟遣深入破
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羗胡百里望塵千里聽
聲今逃匿避回涌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
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
力率勵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二旬之中必克破之臣
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
遂廝養爲衆所嗤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
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羗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
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

皇甫規爲太山太守延熹四年秋叛羗零吾等與先
零別種寇鈇關中護羗較尉段紀明坐徵後先零諸
種陸梁覆沒營烏規素悉羗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纘之清猛中
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滅太
山畧平復聞群羗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
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羗預籌其事有悞中之言臣素
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
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
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

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救猛敵不如清平勸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羗遂大合朝廷爲憂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降者十萬餘人

魏于禁爲平虜將軍時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守延津以拒紹

蜀李爲別駕從事章武元年來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

西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庾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

張嶷爲盪寇將軍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嶷初自越雋至成都風濕固疾扶杖然後能起衆議狐疑嶷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嶷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繇是嶷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嘗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預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守將若有

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爲之流涕既到狄道與魏將徐質交鋒熾臨陣殞身

吳周瑜爲中護將軍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單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

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舩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以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事者用兵之患也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往

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
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
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
孤也遂破曹公於赤壁後瑜屯據江陵是時劉璋爲
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
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
威但進取蜀得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
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躡操北方可圖也
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

晉馬隆爲司馬督會涼州刺史楊欣爲虜所沒河西

斷絕武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
北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
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畧何如
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
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率之鼓行而西稟陛
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
公卿僉曰六軍旣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
賞募以亂嘗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
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
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

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授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追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隆被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鉄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群臣

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王摔跋韓且萬寧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杜預爲都督荊州諸軍事至鎮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武帝待報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勒保夏口已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

計從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
事爲之制務從完字若或有成則聞太平之基不成
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
天時人事不得如言臣恐其更難也陛下須宿議分
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待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
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
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
同不先博盡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
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
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真是計不出已功

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
異意蜂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
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克國所上事効之後詰責諸
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
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脩
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
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特帝與中書令張華圍
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
清宴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王荒淫驕虐誅殺賢能
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

王濬在益州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書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荆揚賢愚無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失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垂則難圖也臣願陛下無失事機武帝深納焉賈克荀勗陳諫以爲不可唯張華固勸又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

祖逖元帝爲瑯琊王時與軍諮祭酒時帝拓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幽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嚮赴沉溺之事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毛寶爲廬江太守蘇岐作逆祖約遣祖瓊桓撫等欲襲溢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使亮鎮武昌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

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俊精兵一萬但戍邾城又以陶稱為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翥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偽荊州刺史李閑巴郡太守黃植送于京都亮當大衆十萬據石城為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強並佃並守請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十是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布江沔比之數年戎事習練

乘隙齊進以臨河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恥實聖王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所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定經畧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議其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

桓冲為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京口遷鎮姑熟既而符堅涼州冲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沉舟淮泗

乘虛致討以救涼州乃表曰氐賊自并東湖醜類實繁而蜀漢寡弱西涼無備斯誠暴興疾顛祇速其亡然而天未勦絕屢爲國患臣聞勝於無形功立事表伐謀之道兵之上畧況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陵縱嘗在秋冬今日月迅邁高風行起臣輒較量畿甸守衛重複又淮泗通流長江如海荆楚偏遠密邇寇讎方城漢水無天險之實而過備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凡庸識乏武畧然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征西將軍臣豁叅同謀猷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汚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一舉乘風掃清

氛穢不復重勞王師有事三秦則先帝盛業永隆於盛世宣武遺志無恨於在昔如其懾憚皇威闕闕計屈則觀兵伺釁更議進取振旅旋旆遲速唯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詔答曰醜類違天比年縱肆梁益不守河西傾喪每惟宇內未一憤歎盈懷將軍經畧深長思筭重複忠國之誠形于義旨覽者未周以感以慨寇雖乘間竊利而以無道臨之黷武窮兇虐用其衆滅亡之期勢何得又然備預不虞軍之善政輒詢于群后敬從高筭想與征西協參令圖嘉謀遠猷動靜以聞會張天錫陷沒於是罷兵

宋宗慤南陽人隨江夏王義恭鎮廣陵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江夏王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爲西安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救區粟和之遣慤慤乃進討破之遂尅林邑後爲豫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帝停輿慰免慤聳躍數十左右顧盼帝壯之乃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

孟孫祖爲殿中將軍大明二年後魏侵青冀世祖遣軍援之孫祖自占求行

王玄謨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將軍領汝陰太守時虜攻陷滑臺執朱脩之以歸玄謨上疏曰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惟將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皆繇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之魯陽襄之南鄉發甲卒分爲兩道直趣滑澠征士無遠徭之患吏士有屢休之歌若欲以東國之衆經營牢維道途既遠獨克實難玄謨陳說使侵之策文帝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

吳喜爲殿中侍御史太宗初即位時四方反叛東兵尤惡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即假建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不當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別才爾

南齊劉善明爲宋輔國將軍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至鎮表請并伐朝議不同

後魏晁暉爲濟州刺史假寧東將軍潁川公宋平東郡徙戍近境暉上表求擊之文成不許暉乃爲書以大義貴之

刁雍孝文泰嘗中爲鎮東將軍助叔孫建攻青州是時攻東陽平其北城三十許步宋青州刺史竺夔於城內鑿池道南下邑澗水澗以爲退路雍謂建曰此城已平宜時入取不者走盡建懼傷兵士艱之雍曰若懼傷官兵者雍今請將義兵先入建不聽夔欲東走會宋遣其將檀道濟等救青州雍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鑱連車爲函陣大覘也南處處狹隘不得方軌雍求將義兵五千要險破之建不聽曰兵人不

宜水土疲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
今不損大軍安全而返計之上也建乃引還雍遂鎮
尹印固

韋琮孝文時爲北陽鎮將車駕南討琮上便宜并自
陳在邊歲久悉其要害願爲前驅詔琮爲隴西公源
懷衛大將軍府長史高聰爲太府少卿兼太子左率
聰以將用自許孝文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
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孝文故假聰輔國將
軍統兵二千與劉藻傅永成道益任莫問俱受肅節
度同援渦陽

董紹爲右將軍雒州刺史蕭寶實之反於長安也紹
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敢蜀子孝文謂
黃門徐統曰此巴真瞎也統曰若此是紹之壯辭云
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勅紹速
行

任城王澄子嵩宣武初爲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嵩表
曰蕭寶卷骨肉相殘忠良先戮臣下囂然莫不離背
君臣携二千戈日尋流聞實卷雍州刺史蕭衍兄愨
於建業阻兵與寶卷相恃荆郢二州刺史並是寶卷
之兵必有圖衍之志臣若連書相聞迎其本謀冀獲

同心并力除平衍之後必旋師赴救冊陽當不能侵
經營疆陲金固襄沔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沔陽之
地可一舉而救緣漢耀兵示以威德思歸有道者則
引而納之受疑告危者則援而接之總兵矜銳觀釁
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解怠之勢已著便可順流
摧鋒長驅席卷詔曰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
可進任將軍裁之既而梁武尋克建業乃止

中山王英宣武即位行徐州南齊遣將陳伯之寇淮
土詔英爲鎮南將軍率衆討之英未至賊已退詔英
行陽州英還京師上表曰臣聞取亂侮亡有國之嘗

道陳師鞠旅因機而致發竊以區區寶卷罔顧天常
憑恃山河敢抗中國今妖逆數立驕縱日甚威侮五
行怠棄三正淫刑以逞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
東伐秣陵掃土與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
此則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事易走丸理同
拾芥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率步騎二萬直指
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
我居上流威鎮遐邇長驅南出進扶江陵其路既近
不盈五百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
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緣江焚毀靡使有遺建業

窮蹙無遊釜內上治之師再興孫皓之縛重至齊文
軌而大同混天下而為一伏惟陛下暫開旋纜少垂
聽覽獨決聖心無不疑義此期既爽并吞未日事寢
不報英又奉日下聞不虛一弱事在速舉因危攻昧
義捷可期今言一可嘗學一賦蕃戎出立莫知所
歸義陽孤絕一境一援之期內無兵儲之
固此乃臨機之不可去一皆之定何容緩斧若
此行有果則東江右之
直後舉難同亦或居安生
戒嚴而果地川史
備守三關請遣

軍司為之節度

尉多侯少有武幹獻文時為假節征西將軍領護羗
戎較尉燉煌鎮上表永率輕騎五千西入于闐兼平
諸國因敵取資平定為効弗許後又上疏求北取伊
吾斷蠕蠕通西域之路孝文善其計以東作方輿難
之
賀拔勝孝明正光末從其父度拔鎮武川為賊所陷
南較泗州為爾朱榮所得遂委質事榮時杜維周阻
兵幽定葛榮據有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
門意欲屈君鎮之未知君意何如勝曰少逢兵亂險

阻備嘗每思効力以報知已今蒙驅策實所願也榮乃表勝爲鎮遠將軍領步騎五千鎮井陘後從榮入雒以定策立孝莊帝功累遷撫軍元顥入雒陽孝莊出居河內榮徵勝爲前與爾朱兆大破顥軍遂前驅入較拜武衛

李苗爲冠軍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未發會救爾朱榮榮從弟世隆擁榮部曲屯據河南橋還逼都邑孝莊親幸大夏門集群臣博議百僚怯懼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而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効節之日臣雖不武竊所庶幾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

徑斷河梁城陽王徽中尉高道穆讚成其計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與馬詣上流以舟師夜下去橋數里便放火舩河流既決倏忽而至賊於南岸望見火下相蹙爭橋俄然橋絕沒水死者甚衆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既而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鬪衆寡不敵左右死盡苗浮河而沒

北齊潘樂有膽畧神武出牧晉州引爲鎮城都將後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之不行而止

段韶為冢宰平原郡王後周宇文護遣尉遲迥等襲
維陽韶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率衆擊之軍
於邙山之下逗留未進文宣召謂曰今欲王赴維陽
之圍但突厥在此復須鎮禦王謂如何韶曰北虜侵
邊事等疥癬今西羌闖逼便是膏肓之病請奉詔南
行武成曰朕意亦爾仍令韶督精騎一千發自晉陽
五日便濟河與大將共量進止

後周陸勝為武衛將軍既為太祖所知願立功効不
求內職太祖嘉之

韋孝寬沉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為蕭寶寅作亂關
右乃詣闕請為軍前驅朝廷喜之即拜統軍隨馮翊
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
事又孝寬為驃騎大將軍時孝武東伐孝寬自以習
練齊人虛實請為先驅帝以王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
之乃不拜

趙剛為利州總管剛以信州濱江負阻乃表請討之
詔剛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往經畧焉仍加授渠州刺
史剛初至渠帥憚其軍威相次降款

隋高穎為高祖相府司錄尉迥之起兵也遣子惇率
步騎八萬進屯武陵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

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時穎又見劉昉鄭譚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帝旨遂遣穎焉

韋冲初仕後周爲上儀同時稽違屢爲寇亂冲自請安集之因拜汾州刺史

郭衍初仕後周爲車騎大將軍建德中武帝出幸雲陽衍朝於行所時議欲伐齊衍請爲前鋒攻河陰城授儀同大將軍

皇甫績開皇中爲西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而言曰臣實庸鄙無益於國每思犯難以報國恩今僞陳尚存

以臣度之有三可滅帝問其故績答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展絲髮之效帝嘉其壯志勞而遣之

楊素開皇中爲御史大夫時帝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後爲內史令討江賊李稜等帝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素以餘賊未殄恐爲後患又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構妖逆雖殄經戮民未安堵猶有賊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

結重擾蒼生內史令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曾推轂舊著威名宜任以大兵總爲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翦叛亡慰勞黎庶軍民事務一以委之吐萬緒爲東平太守煬帝遼東之役請爲先鋒帝嘉之拜左屯衛大將軍率馬步數萬指蓋馬道及班師留鎮懷遠

唐羅士信爲新安道行軍總管武德五年從太宗擊劉闡雒水以城來降王君廓鎮之爲賊所攻君廓知其不可守潰圍而出太宗謂諸將曰誰能代者信士自謂曰願以死守因遣之士信率輕騎直入城賊攻之甚急遇雨雪大軍不得救數日土人引賊而上城遂爲賊所害

李靖爲特進貞觀九年吐谷渾寇邊太宗顧謂侍臣曰得李靖爲帥豈非善也靖乃見房玄齡曰靖雖年老固堪一行太宗大悅即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兵部尚書任城王道宗涼州都督李大亮右衛將軍李道彥利州刺史高甌生等三總管征之九年軍次伏侯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餒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十合殺傷甚

衆大破其國吐谷渾衆遂殺其可汗來降靖又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太宗將伐遼召靖入閣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唯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効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其瘳矣太宗愍其羸老不許

張亮爲刑部尚書參預朝政及興高麗之役亮頗諫不納因自請行乃以亮爲滄海道行軍大總管

郭孝恪爲安西都護會焉耆王與西突厥通親相爲唇齒進貢稀至孝恪表請擊之太宗許焉以孝恪爲

西州道行軍總管虜其王齒龍突騎支而還

婁師德上元初爲監察御史屬吐蕃犯塞制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請爲猛士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頗有戰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兼知營田事

李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兼魏府左司馬時王武俊攻趙州晟獻狀請解趙州之圍次引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勢欲圍范陽德宗壯之俾禁軍將軍莫仁擢趙光銳杜秀泚皆隸焉晟自魏州引軍而北徑趨趙州武俊聞之解兵而去

柳公綽為鄂岳節度元和九年吳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邪即日上奏願自征行許之

李愬為太子詹事宮苑閑廐使元和十一年冬以討蔡州之師久無成功愬乃抗疏自陳乞帥一旅將殄寇孽宰臣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拜左散騎嘗侍兼鄧州刺史充隨唐鄧等節度觀察等使

裴度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元和十二年憲宗與宰臣議兵曰王師伐蔡首尾三年雖捷奏頻來窠巢未殄

度支供饋其何以濟李逢吉崔群王涯各有奏對多言罷兵為便惟裴度不言利害奏曰臣請身自行營督戰明日延英復對宰臣俱退帝獨止度謂之曰卿必能為朕行乎度頓首流涕而奏曰臣誓不與此賊俱全帝亦為之感動度奏曰賊已力困但以群帥不一故未降爾帝深嘉之遂加度招討使奏曰韓弘吧為都統臣不欲受招討之名但奉使即得乃下詔以度為彰義章節度蔡申光觀察等使仍充淮西行營宣慰處置

文敬奉靈武人少事本軍為衙將元和十四年所裁

類歲犯邊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人備一月糧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既行十餘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繇佗道深入突出蕃衆之後戎人驚潰敬奉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紀

李遜爲忠武軍節度使長慶元年秋幽鎮繼亂遜首請身先討賊不許但命以兵一萬會于行營遜奉詔即日發兵故先諸君而至繇是進位簡較吏部尚書李載義爲幽州盧龍等軍節度觀察等使李同捷據滄景以要襲父爵載義上表討同捷以自效帝嘉其

誠懇特加檢校右僕射累破賊軍以功加司空

王智興爲武寧軍節度使太和初李同捷據滄德叛智興上章請躬率士卒討賊從之乃出全師三萬自備五月糧餉朝廷嘉之

高瑀爲忠武軍節度使太和六年二月瑀奏請出全軍討滄州

劉從諫爲昭義軍節度使太和二年五月從諫奏請出全軍討鎮州

楊元卿鎮河陽太和三年七月元卿請奏自領全軍赴魏博即日發赴行營

宗尹皓為夾馬指揮使開平元年令於山北促生先時并寇屢擾邊州太祖欲擒俘以挫其勢皓首出應召遂獎而遣焉

後唐張全義在梁為天下副元帥時末帝季年趙張用事以段凝為北招討使驟居諸將之右全義知其不可遣使啓帝曰老臣受先朝重顧蒙陛下委以副元帥之名臣雖遲暮尚可董軍請付北面兵柄庶分宵旰段凝晚進德未伏人恐人情不和敗亂國政不聽

安重誨為樞密使長興二年伐蜀明宗以蜀路險阻進兵艱難潼關已西物價甚賤百姓輓運至利州率一斛不得一斗謂侍中曰關西勞擾未有成功孰能辦吾事者朕須自行重誨奏曰此臣之責也請行帝許之言訖而辭翌日遂行

劉燧凝為隰州刺史長興四年燧凝至京帝問所陳密事奏曰臣所部興綏銀二州接境二州漢戶約五千自聞國家攻討夏州皆藏竄山險請除二州刺史各與二三百人為衙隊令其到郡招撫則不戰而下兩州矣帝問左右其言何如范延光奏曰綏銀戶民朝廷常加撫育緣與部落雜處其心翻覆多端昨聞

安從進初至蘆關蕃酋望風歸附尋加存撫各令放歸及上馬登山未行百部反襲從進騎從七十餘人幾至不濟奈何以刺史牙隊一二百人制彼彼虜適是爲虜嗤也況國家之患正在夏州綏銀自然景附如夏州未拔王師自當退舍何以能守綏銀燧疑之說非也燧疑不能對良久又奏曰臣聞李仁福有二子彝超乃次子也長子彝殷爲夏州留後彝超徵詔赴闕則諸蕃歸心矣臣請以百騎自入夏州延光心知其不可以燧疑恃內助之恩恐并阻其謀則生怨望乃止翌日帝又謂延光曰燧疑之行可乎延光奏

曰王師進取之謀計度已定燧疑請立彝殷兼將百騎入夏州事固不可設令虜執吾使一燧疑不足惜所惜朝廷事體也臣等商量不許燧疑輕行乃止孫鐸爲金州刺史清泰二年鐸聞討太原上表請行不允

周陳思讓爲磁州刺史開運二年思讓上表乞北面征行

周薛懷讓初仕後唐爲申州刺史清泰二年懷讓乞罷歸赴代軍陳力不允廣順元年爲同州節度時方征并寇懷讓上言請行

李筠為相州節度使廣順元年十一月筠上言乞西征詔褒之

劉詞為邢州節度廣順元年十二月上言乞西征唐景恩為鄧州行軍司馬受代歸闕顯德初河東劉崇帥衆來寇世宗親總六師以禦之及陣於高平景恩於帝馬前距踊數四且曰願賜臣堅甲壹聯以觀臣之效用帝錄是知其名因以高平陣所得降卒數千署為効順指揮命景恩董之使屯淮上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三百九十

誓師 警備

誓師

夫戎者國之大事將者人之司命故周官有五戒于車存乎軍禮兵法有三誓交办所以致志斯蓋申嚴師律重用民命者也三代而下曷嘗去兵乃有奉辭

重衆龔行討伐糾義赴難志翦凶慝飭桓桓之旅屬
逐逐之氣躬秉旄鉞職在旗鼓忠果內激稜威旁驚
教陳成列抗詞出令聲氣慷慨士衆聳勸誠心濟發
怒氣兼倍用能摧堅履險而無憚取亂侮亡之必克
率和毅勇以集巨伐斯蓋經武之大猷治戎之善志
也者傳曰辭之不可以已又曰動人以行不以言自
非由衷激憤精意感厲亦何以致人之死力乎

夏羲和酒淫廢時亂日羲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過差至三職不承大康

之後沉湎于酒天時非度廢亂甲乙喬往征之作喬征喬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

征曰奉亂罰罪曰征惟仲康肇位四海昇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喬

侯命掌六師仲康命喬侯掌主六師為大司馬羲和廢厥職酒荒于

厥邑舍其職官還上私邑以酒迷亂不脩其業后承王命徂征徂往也就其和邑往

之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誓勅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徵證

為世明徵所以定國安家先王克謹天戒臣人恪有

常憲言能慎戒臣奉有常法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脩職轉君君臣俱明

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適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和舌所以振文

教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官師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

諫失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言百官廢其職服大刑惟時羲和顛

覆厥德顛覆言反倒將陳羲和所犯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沉亂于酒畔官

離次沉謂醉寘失次位也傲擾天紀遐棄厥司傲始擾亂也紀謂時日司所主

也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

可替奏鼓膏夫馳庶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土分替樂官樂官進鼓則

伐之膏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義和尸厥官罔聞

神庶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

知主其官而無聞知于日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

誅亂之甚于犯也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政典夏后

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不及時

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矣今予以

者殺無赦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

爾有衆奉將天罰行將也奉王命行王誅謂

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以天子威命督

炎崑山罔王召俱焚山春田崗崑山出天吏逸德烈

于猛火逸過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熾厥

渠魁裔從罔治熾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舊

染汙俗咸與維新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嗚呼威

克厥愛允濟歎能以威勝所愛克厥威允罔功以愛

無以濟衆其爾衆士懋戒哉言當勉以用

太公望從武王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

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聰爾衆庶與爾

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

子般送之子姚罕遠士吉射送之趙鞅禦之遇於戚

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駟車

也以先駟車蓋其兵車以示衆罕駟自後隨而從之既會之簡子誓

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命不喜君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

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討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

二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

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維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

田十萬十萬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士人臣隸圉免去廝志

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

絞縊以免絞所以縊人物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官之重數至四重居

重再素車樸馬以載無入于兆兆葬城下鄉之罰也為眾設賞

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子將戰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

皆獲有馬乘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祥功死於牖下言得壽終

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

後漢齊武王伯升既破甄臯軍乃陳兵誓衆焚積聚

破釜饒鼓行而前

吳漢為大司馬率諸將圍蘇茂於廣樂時劉永將周

建救廣樂漢與戰不利墜馬傷膝還宮建等遂使連

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藹而公傷卧衆心懼矣

漢乃勃然褻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

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

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建武十二年漢與諸將伐公孫述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述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辟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此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

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幟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

傅俊爲積弩將軍禮請鄧暉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暉乃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厄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

張超爲廣陵太守請郡人臧洪爲功曹董卓圖危社稷洪說超誅滅國賊爲天下唱義超然其言與洪西

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使洪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
 刺史孔伧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
 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
 敢先登咸其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
 不幸皇綱失墜賊臣董卓乘隙縱害禍加至尊毒流
 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
 史伧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橋瑁也廣陵太守超等
 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
 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
 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
 者無不激揚

晉郝鑿為大將軍徐州刺史時蘇峻為亂京師陷沒
 鑿聞之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
 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于國之紀陵汙
 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源殘害忠良禍
 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歸依是以率土怨酷兆庶
 泣血咸願奉辭討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混周齊桓糾
 盟董卓凌漢群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
 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
 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

淪此盟神明殛之鑿登場慷慨三軍爭為用命

前秦王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將兵伐慕容暉既陷并

州暉遣慕容評率四十萬眾以救之乃陣於滑源猛

誓眾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

賊地宜加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願受

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眾皆勇奮破

釜棄糧大呼競進

梁王僧辨為江州刺史侯景僭逆僧辨發自江州直

指建業先是陳霸先率眾五萬出自南江僧辨會于

白茅洲登壇盟誓共讀盟文皆淚下霑襟辭色慷慨

隋衛玄字文昇為刑部尚書煬帝幸遼東玄與代王

留守京師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

既度函谷於是遣武賁郎將張峻為疑軍於南道玄

以大兵直趨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

於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書京兆內史臣衛

文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家啓運三十

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楊玄感孤負聖恩躬為蛇

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略臣三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

熊羆志梟凶逆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

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三軍莫不涕咽

唐韋陟爲江南東道採訪使肅宗至德中江東永王
擲起兵詔陟爲江東節度使以招喻之陟與淮南節
度使高適淮西節度使來瑱等同至安州陟謂適瑒
曰今中原未復江淮動搖人心安危實在茲日若不
齊盟質信昭示四方令知三帥協心萬里同力則難
以集事矣陟推瑒爲地主遂爲載書登壇誓衆曰淮
南節度使御史大夫適等銜國威命各鎮方隅糾合
三聖翦除凶慝好惡同之無有異志有渝此盟墜命
亡族無克生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神實鑒斯言陟等
詞旨慷慨血淚俱下三軍感激莫不隕泣其後江表

樹碑以記忠烈

張巨濟爲神策軍使與兵馬使楊惠元鎮奉天德宗
初詔移京西戎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御望春樓
誓師以遣之及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
飲帝使問之惠元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
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
共爲歡荷未戒捷無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
發有司供餼於道路他軍無孑遺惟惠元一軍餽疊
不發帝稱歎之

李晟興元初爲副帥討朱泚屯兵渭橋帥三軍曰今

國以多艱亂逆繼興屬車西幸關中無主吾等皆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況當此時不能清寇孽取富貴非士也涓橋跨大川吾與公等戮力一心擇利而進興復大業建不世之功能從我乎軍士皆泣下曰唯公所命晟亦歔歔流涕

帝臯爲御史大夫隴州刺史奉義軍節度使德宗幸奉天臯遣從父兄平及弇繼入奉天城中聞臯有備士氣增倍臯乃築壇于庭血牲與將士盟曰上天不弔國家多難逆臣乘間盜據皇宮而楚琳亦扇兇徒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及本使臣不事主安能恤下

臯是用激心憤氣不遑底寧誓與群公竭誠王室凡我同盟一心竭力仗順除兇祖先之靈必當幽贊言誠則志合義感則心齊粉骨糜驅決無所顧有渝此志明神殛之殆於子孫其罔遺育皇天后土當鑒斯言又使人通於吐蕃以求助朱泚既滅授右金吾衛將軍兼禮部尚書尋遷大將軍
馬遂爲將善誓師將戰親自號令士無不感動戰皆決死未嘗折北

警備

書曰警戒無虞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蓋古之

善將兵者曷嘗不堅壁深壘整衆敦陣險其走集明
 其伍侯先據要害以占勢勝爲之備豫防乎侵軼以
 治而待亂以逸而待勞保於未危制於未兆因能摧
 勁敵集巨伐糾合群志輔成大業守境者克寧其封
 守備患若無憚乎天癘斯所謂固圉重閉真古之善教
 哉

史駢晉人爲上軍佐秦伯伐晉晉人禦之從秦師於
 河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

倚相爲楚左史楚伐吳救之軍行三十里兩十日
 見星倚相謂子期曰子期公兩十日甲輯兵聚吳人

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陣而吳人至見有備而反

李牧趙人爲邊將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

市租皆輸入莫府將軍征行無嘗處所在爲士卒費

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如

是數歲亦不亡失

漢郭亭爲連敖從高祖起單父以塞路入漢還定三

秦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備敵寇也

李廣以邊太守將屯及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

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幕府省約

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

周亞夫為車騎將軍景帝時七國反亞夫東擊吳濞壁而守使輕騎絕吳楚兵後吳數挑戰終不出頃之

吳奔壁東南陬

陬隅也于後切反音鄒

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

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後漢杜茂為車騎大將軍光武建武九年與鴈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尹白於繁峙

今代州縣也

時盧芳據高

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帝患之十二年遣謁者段

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脩

烽火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

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

岑彭為征南大將軍南擊秦豐豐與其大將蔡弘拒

彭於鄧彭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

之豐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弘夜攻彭

彭豫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

馬成為揚武將軍建武十三年屯當山中山以備北

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杜茂繕治障

塞自西河至渭橋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

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郭伋為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

勅士馬設攻守之畧匈奴畏憚遠跡不敢復入塞民

得安業後以盧芳據北土乃調伋爲并州牧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嘗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遂謀脅芳降伋乃亡入匈奴

耿秉爲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嘗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爲死魏夏侯尚爲征南將軍假節督南方諸軍事時孫權雖稱藩尚益脩攻討之備後權果有貳心

蒯寵爲伏波將軍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

必來燒軍宜爲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爲之備權聞之退還

吳呂據爲越騎較尉大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

孫韶大帝族弟河之子河爲嬖覽所殺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警

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歡聲動地頓射外人權使曉諭乃止明日見詔甚器之即拜承烈較尉統河部曲食曲阿毋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

孫昭為鎮北將軍在邊數十年嘗以警疆場遠斥候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有負敗

晉蔡謨為征北將軍領徐州刺史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綠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為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玄等守中州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疋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

隨宜防備甚有筭畧

馮弘為北燕馮跋將馮弟萬泥叛弘與將軍張典計之典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營宜備不虞弘乃密遣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

南齊蕭景先為持節督司州軍士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時魏軍出淮泗增司部邊戍兵義陽人謝天蓋與魏相構扇魏尋遣南部尚書頗跋屯汝南雒州刺史昌黎王馮莎屯清丘景先嚴備待敵豫章王又遣寧朔將軍王僧炳前軍將軍王應之龍

將軍莊明三千人屯義陽關外為聲援魏軍退進號輔國將軍

陳周文育為智武將軍文帝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帝為彪所襲文育時頓城北香嚴寺帝夜往趨之因共立柵垣之彪又來攻之文育悉力苦戰彪不能尅

後魏于粟磾明元時為河內鎮將宋武帝之伐姚泓也粟磾慮其北擾遂築壘於河上親自守焉禁防嚴密斥候不通宋師憚之不敢前進

司馬楚之太武時為散騎嘗侍車駕伐蠕蠕詔楚之

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等以絕糧蠕蠕乃遣女覘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為險爾賊將至矣即使軍人伐柳為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帝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

古弼大武時典南部奏事與劉絜屯五河北以備叛民

盧淵為京兆王愉徐州長史南徐州刺史沉陵密謀

外叛淵覺其萌漸潛勅諸戍微爲之備屢有表聞朝廷不納陵果殺將佐勒宿預之衆逃叛濱淮諸戍繇備得全

尉元爲冠軍將軍東平太守無鹽戍主申纂詐降元知非誠款外示容納而密備焉

皮豹子爲仇池鎮將與古弼等討仇池楊難當平之未幾諸氏復反推楊文德爲主以圍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于下辨聞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必來報復發舉爲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爲然尋除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

開府仇池鎮將

于烈宣武時爲車騎大將軍太尉咸陽王禧謀反也武興王楊集始馳於北邙以告時帝從禽於野左右分散直衛無幾倉卒之際莫知計之所出乃勅烈子忠馳覘虛實烈時留守已處處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此等猖狂不足爲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聞之甚以慰悅

曹世表爲左軍將軍兼尚書東道行臺沿河分立鎮

戍以備葛榮

葛榮五原叛黨

司馬子如爲爾朱榮司馬軍次高都以建興險阻往

來衝要有後顧之憂以子如行建興太守當郡都督
 北齊斛律光後主武平中為并州刺史率眾築平隴
 衛壁統戍等十有三所
 後周王思政為驃騎將軍鎮嘗農思政以王壁地在
 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并州刺史仍鎮王
 壁於是脩城廓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
 者皆具焉嘗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

宇文測為大都督行綏州事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即
 來寇掠先是嘗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
 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并多積柴仍遠道斥候
 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
 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
 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
 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
 戍兵以備之

隋高頴為監軍尉遲迥之起兵也高祖令韋孝寬擊
 之頴至軍為橋於沁水賊欲上流縱大械頴預為木
 荷以禦之既度焚橋而戰大破之

獨孤楷仁壽初為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文帝
 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王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

代之秀果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令左右覘所爲知楷不可犯而止

乞伏慧爲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慧於是嚴警烽燧遠爲斥候虜亦素憚慧名竟不入境

蘇夔爲鴻臚少卿從煬帝幸鴈門爲突厥所圍夔領城東面事夔爲弩樓車箱戰圈一一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

唐劉弘基武德中爲并越將軍會突厥入寇弘基率步騎一萬自幽州北界東拒子午嶺西接臨涇修營

鄆塞副淮安王神通備胡寇於北鄙

薛萬均爲左屯衛將軍從李靖等擊吐谷渾軍次青海與萬徹率軍先路道遇虜於赤海萬均將十數騎擊走之追奔至積石山南道大風折旗拔木萬均謂左右曰虜將至矣宜合爲備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一賊將於是大潰

宇文士及簡較涼州都督時突厥屢爲邊寇士及欲立威以鎮邊服每出入陳兵盛爲容衛
黑齒嘗之高宗調露二年吐蕃寇河源河西鎮撫大使李敬玄敗績嘗之爲副使頗有戰功擢爲河源軍

經畧大使詔敬玄留鎮鄱州以爲之援嘗之始令遠置烽戍開屯田五千餘頃戰守有備

呂誼上元元年爲荊州節度因請於荊州置南郡改州爲江陵府永平軍團練三千人以遏吳蜀之口及至鎮又拆江陵置長寧縣又請隸湖南岳潭衡柳道邵連七州黔中之涪州並管於江陵

李晟德宗興元初爲副元帥討朱泚旣收復京城晟令蓋涉領兵屯於白華以備苑囿尚可孤屯于望仙門駱元光屯于章敬寺南晟以牙兵三千人屯于安國寺南

駱元光爲華州節度貞元三年侍中渾瑊爲吐蕃會盟使元光以兵赴之將發涇州元光謂瑊曰本奉詔命令營於潘原堡以應援竊以潘原堡去盟所六七十里蕃情多詐侍中儻有急我何繇知之請次爲營以虞其變瑊以非詔旨固止之元光竟與同進瑊之營西去盟所二十餘里元光營次之其濠柵頗深固瑊之濠柵可踰焉及瑊單騎奔歸未及其營守將李朝彩不能整衆多已奔散瑊之至也空營而已器械資糧悉棄之賴元光之衆陣於營中瑊旣入賊遣騎乃退元光乃先進輜重次與瑊俱退申其號令嚴其

部伍而還時以爲有將帥之風焉

嗣曹正臯爲襄州節度練兵積財儲糧修車市迴紇馬以益騎兵

馬燧爲河東節度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象以後視刺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爲營陣或寒險阨以過奔衝器械無不犀利范希朝爲振武節度使振武有黨項室韋交居川阜陵犯爲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惶駭鮮有寧日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

張獻甫爲邠寧節度使乃於彭元置義方渠馬領等

縣選險要之地以爲烽堡又上疏請復置鹽州及洪門維原等鎮各置兵防以備蕃寇朝廷皆從之綠邊軍州安悅

高崇文爲左神策行營節度使討劉闢崇文初爲長武城使練卒五千嘗若寇至及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曹華爲襄城鎮將憲宗元和十二年七月裴度克淮西宣慰處置使八月甲申至鄆城初度過襄城南白草原賊以驍騎七百邀之華先是戒嚴賊折其銳而還

李祐為夏州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二月統所部四千赴長澤鎮以備邊寇

高丞為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先是羗虜多以秋月犯西邊承請軍寧州以備之

李載義為太原節度使太和九年九月戊申奏差兵三千人防遏當界吐渾部落

梁高萬興為延州刺史開平三年九月奏邠鳳賊百騎至韓家寨鄜州請添兵於本佛寨特為備禦

後唐史儼唐乾寧中從武皇討王行瑜師次渭北武皇遣儼率五百騎護駕石門時京城大擾士庶奔避

散布南山儼分騎警衛比駕還京盜賊不作以功簡較右散騎嘗侍屯於三橋者累月昭宗寵錫優異

田承肇鎮晉州上言覘知綏州銀州會兵未知所向謹戍兵斥候

劉鄩為鎮南軍節度使末帝貞明元年禦晉人於汭朔以魏之臨清積粟所在引軍將滅之遇將周陽五

自幽州率兵至鄩乃趨貝州與晉軍遇於堂邑邀擊却之追北五十餘里遂軍於莘縣增城壘浚池隍自

華及河築埭道以通餉路

晉李周初仕後唐武皇為安霸都指揮使率兵屯臨

河陽劉莘縣所至與士卒同甘苦不嚴而整善守備
梁軍壘其樓櫓如九天之上不知所攻

周孫漢均爲絳州廣順元年二月言州無守禦兵士
今欲抽鄉兵千人防城從之

陳思讓廣順元年三月奉詔率兵往磁州控扼黃澤
路十月甲寅淄州言萊無鹽爲草寇奔衝城壁無可
固禦欲率兵五百板築從之

劉詞爲邢州節度使廣順元年并寇攻晉州詞言上
淮詔改柵并寨爲大城寨至馬嶺寨已來排烽火
册府元龜

